

■聚焦 金学泉诗集《穿越时空的行板》:

诗思的沉淀 耕耘的印证

□吉狄马加

《穿越时空的行板》是金学泉间隔了较长时间之后出版的一本汉文诗集。显而易见,此间,金学泉的诗思沉淀过、发酵过,也甚至可能彷徨过,所以收入到这部诗集中的诗作愈发显得厚积薄发,耐人寻味。

诗集的内容既是时空的宏观的,又是心灵的微观的,显现出诗人娴熟地驾驭各种题材和各种情致的能力,呈现出整体和局部、平面和断面以及景深与细节等方面有机而随意地融合于绝佳处的境况。

多年来,金学泉的诗歌创作总是在安然的状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有板有眼的探索和前进中,时而用汉文,时而用朝鲜文,时而又用汉文和朝鲜文交叉互译着书写,不间断地发现自己,不间断地表达自己。

金学泉作为著名朝鲜族诗人,首先擅长用汉文写作,已经出版了《缤纷的季节》《世纪之交的独行》等汉文诗集,他用汉文抒发着汉化的诗思和情感,许是因为双语创作的缘故,他

的作品诗境辽阔,诗语别致,诗意浓郁,显得独树一帜,在当下的诗坛颇为惹人注目。

当然,金学泉也用自己的母语进行诗歌创作,直接地表现本民族所固有的情感底蕴。据我所知,他不仅在国内出版过朝鲜文诗集《多梦的白桦林》《某日某时的某种感觉》,还在韩国出版了《白桦林情结》等诗集,为国内外朝鲜文字圈的作家和读者广泛好评。

金学泉的朝鲜汉翻译和汉译朝翻译都是非常出色的。他翻译的韩国诗人金良植的长篇叙事诗集《银妆刀啊银妆刀》于本世纪初出版,产生过良好的反响。早年的金学泉还经常翻译朝鲜族诗人金哲的诗作,为其母语文学通过汉文翻译走向全国文坛做了诸多努力。

金学泉这次出版的诗集《穿越时空的行板》,是他间隔了较长时间之后出版的一本汉文诗集。显而易见,此间,金学泉的诗思沉淀过、发酵过,也甚至可能彷徨过,所以收入到这部诗集中的诗作愈发显得厚积薄发,耐人寻味。这部诗集中的诗篇想象丰富,情感饱满,诗思奔放,韵味十足。韩国评论家洪起三认为金学泉的诗一如他的为人,很有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意味,通常在其诗篇里总能感觉到诗人隐约的身影和声音以及既奔放又有节制的情感,却见不到诗人直接的存在,折射出某种隐忍自重的哲学观和美学追求。正如《穿越时空的行板》中诸如《走进孤独》《裸露的森林》《芭提雅之夜》《大洋彼岸的洛杉矶》《古隆中感怀》《布尔津的月亮》等诗作,奔放之外,在有度的节制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象征中蕴含着含蓄的成分,令人读罢回味无穷。

《穿越时空的行板》共分六辑,即“大江南北”、“异域万里”、“故乡情韵”、“时光隧道”、“月夜絮语”、“牧放灵魂”,作品的内容既是时空的宏观的,又是心灵的微观的,显现出诗人娴熟地驾驭各种题材和各种情致的能力,呈现出整体和局部、平面和断面以及景深与细节等方面有机而随意地融合于绝佳处的境况。

比如,诗人在《兰亭》中这样吟哦:“只因了

酒和诗文/九曲流觞的典故源远流长/四十一位才子的才华/连同三十七位才子的诗文/与不朽的集序在岁月中传扬//王羲之洋洋洒洒的书法/与文采横溢的一段美文/流传至今/自由的灵魂幻化为某种痕迹//以传说涂亮天际多彩的霞光//用三桶水练一个大字/只有一点像羲之/那也是可喜的进步/君不见好一个正襟/正襟危坐在书法艺术的殿堂//兰草/翠竹/曲径/在此处和谐地融为一体/营造世代延续的文化意象”。在这首诗中,金学泉置身于绍兴兰亭现场,用“兰亭集序”和“九曲流觞”的典故发挥自己的想象,令诗思跨越千年的时空,翱翔于当下,不啻是对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富有见地的浪漫解读。

还有《望遥彼岸》:“此岸/是云南的小凉山/彼岸则是四川省/声名远播的大凉山//湛蓝的金沙江从这里流过/不知名的成群的候鸟/也在这里来去匆匆/告示季节从未间断的渊源//同是凉山/却有大小之分/分别在两个西南省份/炫耀高原湖泊别样的内涵//或许在下次/我会从对岸的大凉山/到泸沽湖畔徜徉/隔湖体悟一番别样的灵感//立足此岸/总是感觉彼岸的神秘/料想如果已经置身于彼岸/该会有怎样的诗句抚慰一湖的微波//经幡和青葱簇拥格姆女神峰/母仪天下/普米族和摩梭人的心愿/隆起地标式巍峨的峰巅”。诗人在泸沽湖的南岸遥望着对岸即北岸,想象着大小凉山在自然景观与人文积淀上存在的差异和不同,把遐想一直衔接到未曾涉足过的对岸,足见诗人灵魂的驰骋与情感的飞翔已经覆盖整个湖面及周边的时空,令其不能自已。

金学泉的情感宣泄永远都是丰沛而多元、直率而含蓄、亢奋而又委婉的。《有关春天的某种话题》就有这样的情感抒发:“话题/有的时候会很很长/有的时候会很很多很多//就像南来的雁阵掠过一片蓝天/徐徐地剪开蔚蓝的天幕/宇宙便倾泻流星雨缤纷的传说//蒲公英的畅想/金达菜的芬芳/一如朝阳蝉翼般的流苏在天际喷薄//话题是这样持续的/季节是这样

衔接的/故事就是这样勾勒时空的梗概与轮廓//一朵玫瑰/一杯葡萄酒/一次不经意的擦肩而过//为某种可能或不可能/为某种不可能或可能/忧郁着欣慰着思索//尔后/以匆匆的行色/沿着那个崎岖的话题孑然奔波”。这是一番真情的告白,既直白又婉约,彰显诗人复杂而热烈的内心世界,不乏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给读者留下多义的思索空间,表现出作者别样的一种创作风格。

金学泉的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无论是歌咏山水大川的还是吟诵人文景致的,都是以内心展示为内容的还是以客观叙事为特色的诗歌作品,都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感,韵脚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这在现当代的新诗散文化倾向日甚的当下是并不多见的。金学泉诗歌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他的汉文和朝文的双语书写,在于他的两种文字书写引发的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的交叉和交融,在于他能够自由地用两种文字熟练地开掘并表达不同文字圈的文学空间,在于他由此能够升华到多重的、多义的、多元的诗意的境界。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金学泉的双语书写有着视野、思维、意境和表达方面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等诸多优势和特色。其中,坚持母语书写是他最为本原的精神和文化基因所在,是他能够永葆自身民族特色的终极源泉。

金学泉以其诗人的天赋和勤勉,在灵魂的时空中不停地行走着、穿越着,其节奏犹如时光流逝的如歌的行板,循序渐进,张弛有度,韵致紧凑,缓急自如,自然地、和谐地、自由地、快乐地耕耘出一块块丰饶的田园,而这部诗集便是最好的印证。

天道酬勤。诗人与农夫毫无二致,只要耕耘就好,只要书写就好,久而久之,坚持下来,总会有收获的。让人们欣慰的是,随着人类对精神生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诗歌的作用越发显示出来,我深信作为诗人的金学泉,将会为自己的民族以及人类写出更多美好的诗篇。

■看小说

陈希我《父》 僭越与颠覆

陈希我的《父》(《花城》2016年第1期)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父亲与我们四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父慈子孝”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了僭越和颠覆。小说中父亲的时代是一个“革命”体制凌驾于一切社会诸事物之上的时代,长期浸染于其中的父亲,其内在的精神深处不可能摆脱时代因素的强势控制。因此,“我们几个兄弟都是放养大的,没给父母添多少事。母亲说,父亲抱都没抱过我们”。这样长大的四个孩子在父亲的赡养问题面前相互推诿,竭力逃避为人子者所本应承担的责任。借助于父亲失踪这一事件,陈希我尖锐地揭示出四个儿子都属于不孝之子的残酷事实。虽然作家为小说设定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开放性结尾:一方面是警方确切的关于父亲的死讯,另一方面是“我”儿子一力强调爸爸已经回家,但是,这家人“父不慈”、“子不孝”的事实已经摆在了读者面前。

陈希我的小说写作,一贯以对于道德伦理的冒犯与挑战为其根本特色。在小说《父》中,陈希我描写了一个有违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家庭,同时对今天的家庭伦理、父子关系进行了反思。(王春林)

■评论

暗潮涌动 必有深流

——读张学东长篇小说《暗潮》 □房伟 明子奇

张学东的小说,素来以深刻的启蒙思考与浓厚的现实关怀而著称,写法上细致绵密、千变万化,似有先锋文学韵味。《暗潮》却颇出乎读者意料,这是一部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张学东对民航系统生存环境的深刻体察、对人性复杂性深入开掘以及冷静内敛的小说笔法,都让人联想到日本作家山崎丰子的作品。张学东以极为宽广深厚的人性视野,高屋建瓴的价值评判与悲悯情怀,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奉献了一部优秀之作。

《暗潮》的故事始于1993年夏末秋初,米川机场通信机务员白东方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灾难——身为航务处处长的父亲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空难中命丧黄泉,失去荫庇的他一时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小说虚构的米川地处在我国西北内陆,经济发展滞后,信息闭塞,人们的观念也相对保守,米川民航局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它最大的特点便是目光狭隘、故步自封。父亲一死,曾经对白东方笑脸相迎的同事瞬间冷漠了许多,而在父亲的老战友开河的安排下,白东方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条件艰苦的边远外台、负责新机场建设的工程指挥部以及开河苦心经营的蔚蓝大厦接受“锻炼”。过去,白东方由于有父亲这个坚强的靠山,对于人情世故并不怎么

通达,在民航工作了数年的他俨然还是个职场小兵,既不懂得如何在勾心斗角中寻求晋升,也不懂得在变革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本该属于他的职位被善于钻营的马离勇顶替,急功近利的妻子李丹为了“前途”与他离婚,作为上级的殷红等对他既拉拢又打击……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鲍鱼之肆鲜闻幽兰芬芳,白东方原来虽软弱木讷,但还保有着善良与真诚。然而,职场失意与情感受挫的双向打击最终改变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既无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那么索性随波逐流。白东方最终也变成了一个牺牲别人成全自己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正如小说中所言,白东方的身边“尽是些机会主义者和自私鬼,互相敌视或所谓的帮扶一把,都绝非无缘无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如此脆弱”。

《暗潮》全文共分五卷:金卷、木卷、水卷、火卷、土卷,既对应着风水五行,也暗含着各卷的题旨。“金卷”围绕着白东方父亲的空难补偿金,揭开了白家的内部矛盾;“木卷”中,白东方的妻子李丹、“伯乐”杨秘书以及情人郝椿姓名中都带着“木”字偏旁,小说通过对他们的描写,一步步展现出白东方的家庭状况、工作情况以及感情生

活;“水卷”透过白东方与老同学郑闽粤的交往,勾勒出了一幅官商勾结的暗潮全景图;“火卷”里,不管是民航总局内部还是白东方的生活均是处处“冒火”,工作中的不顺让白东方的内心充满了怒火,与郝椿情人关系的破裂以及对权力的渴望又使他欲火焚身;直至“土卷”中,在空中不断摇摆的白东方最终又回到地面上,渴望过安安稳稳的踏实日子,这看似是回归本原,实质上却表明白东方一颗冰冷的心。从“金”到“土”的五卷式写作,昭示着主人公从追逐光鲜浮华到一步步回归平淡本真。

《暗潮》堪称是一部特征复杂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既有官场小说与黑幕小说的特点,也有改革小说与谴责小说的身影,但作者又巧妙地超越了以上所有模式从而自成一体。小说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患有斯德哥尔摩症,他们一方面默默忍受着来自各方面的不公与压迫,另一方面却又享受着在高压下苟活快感。比如,齐局长不断地对白东方的工作进行调动,白东方本身是不情愿的,但却又怀揣着不切实际的幻想,默默忍受所谓的“锻炼”。当他感到前途无望,与齐局长当面理论时,对方仅仅用一大段回忆式的温情感化,便使他心灰意冷、黯然离开。《暗潮》中的当权者

■关注

小说是一种实际的存在,源于虚构。

虚构本一无所有,却充满了混沌的存在,有时间、空间、人、灵魂、家庭、情爱、政治、鬼神、历史、宇宙等等。

作家似乎天生有一种能力,从庞杂混乱的无中,准确有力地找到自己笔下小说的需要,并以此为根据,产生另一个“无”。这个“无”与上一个“无”相比,产生了具体的线索与内容。作家以此为基础,展开文学的想象,形成了一个新世界。

新世界有可靠具体的逻辑并形成文学的真实。这时,小说已成为作家精神世界里的一个有,作家用自己的笔,运用写作技巧,将心中真实的小说世界,变成一部小说。

小说里所有的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但在小说中真实可信,并因其先前生成的文学逻辑,无论有多么荒谬,都是真切可依的。然而,它的真切可依在现实世界中依然是一个无。小说不是真的有,却是真实的有。它如此具体存在着,又根本不存在。它以人类所有世界的存在为基础,由作家在精神世界重新构建出新世界,以文学为媒介,呈现出一个文学世界,从而将真的世界拓展出无限个文学世界。好像一个人置身于无数个镜子面前,镜子中的脸并不是这个人的脸,而是拿着镜子的人从这个人的手、脸、脚或一个汗毛幻化而来,它已是另一个人,却是由这一个人而来。

小说与真实世界共同营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才能使人世界达到无限,并且是具体的无限。

每一篇小说都是活生生的,它拥有生命。它会寻找到能将它复活的人,并通过这个人的虚构与写作,成为真实的镜中人,成为存在,与真实世界相映生辉。

我想,有无共振并不是现实世界与作家虚构的共振,而是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共振。是照镜子的人与镜中人的生命共振。过去,曾有很多个镜中人。我常想,未来的镜中人是否已经存于一个又一个的无中,耐心地等待着举镜的人出现,一旦出现,照镜人与镜中人共同共振,作家在二者之中,成为执行人,看似主动实际被动。

有无共振,被镜中人选择的作家,是面向全部有与无打开自我的那个人,读书、观察、思考,一切都是为了更纯粹更广阔更真诚自然地打开自我,只有这样,有无共振之时,镜中人才能出现在镜子面前,使有限的人类世界,进入无穷无尽的世界,并且,可无穷无尽的被讨论。

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无疑都是“新瓶装老酒”,通过“人治”来维持的权力运作模式并未发生任何现实改变。

《暗潮》同时也包含了改革小说的些许因素。白东方所在的米川民航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革:“米川机场发生特大空难到半年时间,国家计委便正式批复了新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时,确定下来新机场建设规模:飞行区按4D级标准建设……总投资预计近5亿元人民币。”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使得作为机场附属酒店的蔚蓝大厦也拔地而起,老旧的机场被抛弃,过时的机型纷纷遭到了淘汰,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改革小说,《暗潮》当中的改革只带来了物质变化,却没能使人们的精神焕然一新,更不能让民航落后的管理体制产生根本性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只有各派势力争相斗法,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张学东并无意描绘改革给机场带来的现代化景观,他所关注的只是改革当中的矛盾重重以及变革中个体的渺小无力。

张学东是一位有着现实焦虑与人文情怀的“70后”小说家,《暗潮》颇具现实指向性和价值批判力度。小说以广为人知却又鲜为人熟识的民航生活为题材,以极其独特的视角切入故事,为读者呈现出民航工作光鲜表象之下的诸多疮痍与不堪。通过绵密写实的现实主义笔法,描绘出一幅真实可感的社会众生图景,作者在深刻反思社会、人生与人性的同时,着重批判了社会构建的不合理与社会评价机制的不公,值得我们深思。

丁二兵书画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纪念丁二兵逝世10周年,弘扬甘肃武威厚重的历史文化,6月23日至28日,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人民美术出版社、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天马腾云·戈翁写逸——丁二兵书画展”在京举行。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丁二兵》首发式、荣宝斋出版社《丁二兵画集》首发式、“天马遗韵——丁二兵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同期举行。

丁二兵1927年生于武威,因二度从戎,故名“二兵”。他曾于解放初期创作连环画《英雄季明成》,上世纪70年代初从事民间工艺美术和地毯设计工作。丁二兵一生酷爱诗词、书画,国画以山水、花鸟尤为擅长,以情入画,画风独特,笔墨恣纵。中国美协中国艺委会秘书长孙克表示,丁二兵的作品有独特的品格、趣味和情调,不离传统而又有强烈的个性,其中国画传统深厚,笔墨写意,境界阔远深美。希望此次展览能让更多人了解丁二兵和他的作品。

“青年学者文库·文学批评系列”丛书面世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中国言实出版社日前策划推出了“青年学者文库·文学批评系列”丛书。该丛书第一批入选10位较有影响的中青年文学评论家的文艺批评作品,包括李云雷的《新视野:文化与世界》、

曾攀的《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张慧瑜的《风吹影动:中国影视文化评论》、徐刚的《影像的踪迹:当代电影的文化政治阐释》、刘岩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鲁太光的《重建当代中国文学

“意象·净土”音乐会彰显民族特色

本报讯 6月26日,由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和景文化古典音乐研究中心、中华诗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意象·净土”民族管弦乐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这是一次由音乐家、文学家、史学家共同打造的民族音乐新作展演,也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的一次探索和创新。

中国音乐传统源远流长,体系完备。此次音乐会的主创人员在民族文化的厚土中打了一口音乐的“深井”,从国人熟知的文学意象中提炼出经典民族情怀,创作出《山居》《古调》《月下独酌》《咏莲》《桃花源》《净土》《江南》等7部主题相近

又各有千秋的新作。这些作品音乐形式丰富,音乐语言新颖,其创作灵感或源自于古典诗词的意境,或有感于自然之物的意象,具有厚重的历史维度、典雅的文人风格和精致的审美趣味。作曲家既尊重民族音乐的精神内核,又结合国际音乐的创作手法,对旋律、配器、乐器组合都进行了大胆探索。这些作品经由二胡、箏、笙、笛、鼓、琵琶、篪等民族乐器加以演绎,让人耳目一新。

据介绍,“意象·净土”民族管弦乐原创作品音乐会由张尊连担任项目主持人,王曼担任总策划,已被纳入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余义林)

想象》、胡少卿的《驶向开阔的世界:当代文学与文化论集》、刘涛的《访落集:文学史“通三统”二编》、吴子林的《批评档案:文学症候的多重阐释》、霍俊明的《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

中国言实出版社负责人表示,出版这套丛书旨在打造文艺批评的绿色生态环境,推动和引导文学批评健康有序发展。(邹绍荣)

新疆文学为区域文学研究提供丰富样本 本报讯 日前,由石河子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全球化语境中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举行。来自全国近2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名学者与会。

研讨会期间,杨庆祥、王敏、丛治辰、李平、杨向奎等青年学者还以“文学与未来:‘一带一路’与想象全新的世界文学地图”为主题,与石河子大学师生展开了文学对话。(孙伟)

《食梦先生》构建奇幻梦境世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24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华谊兄弟聚星文化携手当当共同主办的金子息长篇小说《食梦先生》新书首发暨媒体见面会将在京举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总编辑刘凯、华谊兄弟聚星文化商务总监张萍等与会交流。

金子息是华谊兄弟首位“90后”签约作家。《食梦先生》由10个单元故事组成,作者用独特灵巧的语言构建起一个个奇幻瑰丽的梦境世界,灵异诡谲的冒险之旅就此开始。这些梦境迥异而光怪陆离,充满神秘气息。与会者认为,这部作品设定新颖,有很强的故事性和画面感,有利于进一步改编和转化。

“我的许多故事框架都是从这些或离奇可笑、或惊险刺激的梦境中获得的灵感。”谈及《食梦先生》的创作,金子息坦言,自己以前常有睡醒时回忆和记录梦境的习惯,久而久之便积累了一本厚厚的梦境手札。

有无共振

□崔茉莉